

# 礼物的来来去去

## ——论陇东的年节“串亲戚”习俗

程 剑

(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本文通过追述1990年代以来陇东村落走亲戚习俗中礼物的变迁,以及与此相关的礼物流动现象的变迁,探索性地对此现象加以解释。本文也试图从礼物的这种变迁来窥视整个陇东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礼物流动;陇东;村落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1-0128-04

### 一 引子

访亲戚,走亲戚,串亲戚,浪亲戚,看亲戚……尽管说法不同,但都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逢年过节或闲日里到自己的亲戚家走动走动,一般都会带一些礼物。礼物不看多少,也不看贵贱,它主要是一种象征。

在笔者的记忆中,走亲戚和现在一样,主要是在节日里发生,春节期间是走访亲戚的最佳也是最集中时期。所以,从正月初三到正月十五之间,走亲戚是每家每户最重要的事情了,在家招待亲戚也是几乎每天都必须做的事情。在陇东的每一条道上,你都会在春节期间碰到一浪一浪三五结队走访亲戚的人们,他们背着装有不同礼物的大包小包,竹篮,塑料篮,行走在悠长而弯曲的道上。即使在有雪的日子里,你也会幸运地看到一串串寻亲访友的脚步。由于太熟悉家乡这种习俗的情景,不知不觉地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存在了有20多个春秋。其实到底它从何时而来,又要从何而去,宁愿它永远是一个秘密。

由于习惯了这种习俗,反而对它不加重视,而把它搁置在自己脑海的一个角落封存,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而今将它整理,将它曝之于众,还是受外界的影响所为<sup>①</sup>。我似乎想说,人都有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惰性。但这种惰性自从人类有了文化的相对论以来,也有了不断的改善。不同的群体开始关注自我,发掘自我文化的精神,研究自我文化的发展去向。本文所说的陇东年节串亲戚习俗中所包含“礼物流动”现象的叙述和探讨也是受他群同类现象研究的启示而为,只是时间隔得太久太久。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做这样的叙述和探讨不是特意直接为了证明某个已经存在的理论或者命题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想试图说明这个民俗现

象在陇东存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 二 陇东礼物构成在1990年以来所表现的三个阶段

从礼物的构成和来源出发,我们大致可以把陇东从1990年代以来近20多年的礼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为“自产型”礼物时期。“自产”,顾名思义,就是构成礼物的物质主要是自己家生产出来的。这种礼物一般都是吃的,在陇东这个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做的礼物一般都是面食,以自己蒸的馒头和炸的油类食品和煮的蛋和肉类食品见多。馒头要蒸得笑笑的,上面点上红色的花,就像一个花季的姑娘给人以灿烂的笑脸。油类食品以脆、酥为佳。带这样的礼物走亲戚在那个时期的陇东是很体面的。因为这个时期走亲戚的礼物大都由自己来做,带好的礼物既能体现对亲戚的尊敬和重视,也能够亲戚家赢得面子,说明自己家的内室手艺好。这个时期极少有情况带散类的面食和其他,有也是亲戚关系非常好的情况。比如女儿转娘家,可以给父母带一些自己炒的菜或者炒一些豌豆等。父母也乐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因为这种至亲的血缘关系它讲究的不是其他,自己觉得实惠又少费心(尤其是在忙月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这时期也有买的礼物,常见的是典心。这个时期,走亲戚,也可以说是礼物流动的频率也是很高的。

第二个时期可以称为“混合型”。所谓混合型,就是说这个时期的礼物较前一阶段已经有所发展,主要是物质构成上不仅仅限于自己直接的劳动成果,还有通过购买、交换等渠道得到的用于礼物的物质形式与旧有的自作礼物相混合共同构成这个阶段的礼物形式。比如市场上买来作礼物的茶叶、糖等。这一时期,既有上一阶段做的礼物,也有很

多购买的礼物。随各自的经济实力和自已与亲戚的关系的亲疏不同,选择合适的礼物相陪走访亲戚。做的礼物和上一阶段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有明显的一点是做的馒头和油饼等礼物的体积小了,在外形和味道上更加讲究。不难看出,这是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显示。关于买的礼物,这时期以各色饼干最为常见。起初拿饼干做礼物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因为这个时期尽管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在民众当中,饼干还是一种比较稀奇的礼物。礼物拿到亲戚家也都会被消费掉,所以拿这种礼物也是关系很亲近的亲友之间,或者为了故意体现出亲戚或朋友关系的亲近而为了其他目的。另外,这个时期水果比较上一阶段比较频繁地被用来做礼物走亲戚,但主要还是关系特别的亲戚之间,比如女儿看父母带点水果以表对长者的孝心。

接下来,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即“购买型”。这个时期,用来走亲戚的礼物基本上全是市场上买来的,这也是现在礼物发展的一个大趋势。礼物的种类各色各样,拿礼物的数量一般也不拘一格(除了红白喜事等特殊场合)。但是这个时期礼物的用意和前面两个时期有了很大的差异:前两个时期走亲戚的礼物主要是接受礼物的人(人家)消费,而这个时期的礼物大多仅仅用于表示象征,礼物大多比较劣质(当地人自己通常这么认为,当然有些情况除外比如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亲戚之间),现代人已经对这种礼物不感兴趣,有些用来走亲戚的礼物甚至是过期的或假冒的产品。这也导致了另一个现象的滋生,即一般别人拿到自家的礼物,自己又会用来走其他的亲戚之用。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回访亲戚时带错了礼物,而把人家带给自己的礼物又给人家带了回去。每当走亲戚时同伙人也有以此为说料解闲闷或互相酬唱。当然,这些都是用于普通的亲友之间,关系比较亲的或特殊的亲戚朋友之间走亲戚带礼物比前两个时期更加讲究,用来走亲戚的礼物不仅要包装好看而且要实用。在这种情况下,追求高档的风气也有增无减。这时候的礼物一般都会被主人消费掉而不会再用于走另外的亲戚,如果有就是关系不一般的亲戚朋友了。

三种礼物构成时期的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必须在每一种后面加上同一个注脚,即每一个时期的礼物构成类型中都掺杂其他类型时期的礼物形式,只是由于它们之间所占的比重在大的历史过程中不同而已。还有一种情况的存在,由于不同个体的社会阶层和他与亲戚之间的关系远近,在每一个时

期采取的礼物形式并不拘泥于每个我们所划定的礼物类型时期的主要礼物形式。另外,值得说明的是这三个阶段的分类,我们并没有划分清楚的时间界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这三个类型通常表现的不是相当的集中,它们之间的界线通常很模糊,我们很难截然地划分开来;二是这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截然地以时间为标准将它们划分开来本身就不符合事实,同时也有抹杀历史连续性的意味。

### 三 陇东走亲戚在不同时期的“走”法

与走亲戚时的礼物构成一脉相承,走亲戚时的“走”法也是有阶段性的。早些年,崎岖的山路很难行车,再者,那个时期也没有什么车。所以交通工具基本上就是自己的双腿了。有时候走一家亲戚整整一天却只能在亲戚家吃顿饭就得返回,时间都花在走路上。所以,走回亲戚在那个时候尽管是闲月也是一件累人的差事。由于普遍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正月里一般家庭住处比较宽裕的人家所有的炕都得煨上,以免太远的亲戚返不回留宿。而相对近的亲戚的走法就更有特点了,在一个村子的亲戚家稍微坐阵儿,亲戚家有便饭吃点,或者干脆不吃只是闲聊一会就掏下给这家带的礼物,然后拿上包里装的剩余的其他礼物到另外村子的又一家亲戚家。离开时掏礼物的过程大多由客人自己来完成,但有时候是亲戚来执行,通常亲戚知道该掏多少礼物,如果是饼干的话,一般都是两袋。如果装的礼物不是同一种,亲戚家掏礼物的人也会问你哪样是给他家的。掏完了礼物还没有完,按照陇东的习俗,亲戚家会给你的口袋里装上一两个小馒头或者水果之类的。一般来访的亲戚会拒绝装的但主人家还得硬装上,很多时候还伴有这样的话语:“这是乡俗么!”亲戚临离开时,主人也会挽留,尽管是客套的做法,但还是会这样说的,否则有时候会落一个“没有情意”的名声。这样走亲戚,在陇东是一大特色,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所以没有人会觉得不好。通常走回亲戚都是早出晚归,回到家里也会有筋疲力尽的感觉。这时候的亲戚,真的是“走”出来的,所以陇东也有这样的俗语“亲戚不走咋叫亲戚”。当然,陇东还有一个说法,现在当然说不通了,“走回亲戚饱三天呢”,这大概是那时生活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人们在家一般吃得不好,在亲戚家可以吃到好东西吧,所以吃得很多。每每听到这句话时,我们在想,走那么远的路吃得再多也消化了吧!不过这也可能是早起人们走亲戚不怕远途的一个借口或者原因吧!

现在的走法和以上的走法大不相同了。走亲



戚的频率没有过去频繁了,尽管现在路也好了,日子好了,走亲戚不是开车就是骑摩托车。除了很亲的亲戚,一般的亲戚也只是隔两三年才走一次(特殊情况像红白喜事除外,这样的亲戚关系也大多是远房亲戚),或者没有什么红白喜事之类的就干脆不走。这与过去每年都得把所有的亲戚当任务一样必须走完的习俗不同了。我们由此也可以窥见人的价值观念变迁的一个方面。现在按理说走亲戚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少了,应该在亲戚家呆的时间更长了,但事实却不是如此,有时候更是截然相反的,反而比过去更短了,好像真是“走”了一回,送了某个东西到亲戚家似的。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是发生在普通的亲戚之间。关系很特殊的还得认真地走,不管做客还是待客都是另一种情形了。如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陇东人的血缘圈在缩小,或者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不比以前了。另一个相反的佐证是,即使有时候两家人的血缘关系不怎么亲,但是由于平时互相需要的多或者情感等比较合得来,反而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会比关系近的亲戚更好一些。

#### 四 对陇东走亲戚习俗的探索性解释

从1990年以来近20多年来陇东走亲戚的礼物构成来源和“走”的方式之间,是有很大关联性的。限于个人能力本文不作专门的讨论。但从两者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始至终好像就是“礼物要到亲戚家”这样一个事实来促使着人们在继续着“走亲戚”这样一个传统的习俗,当然这样的解释肯定是些过于精神和唯心,我们也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但直接从现象上看的确有这样的感触包含其中。就其深层的原因,我们想提出这样的假设:早期的走亲戚是一种个体互惠、人情面子和道德的需要;而现在的走亲戚是村民们构建自己社会关系的需要,有很多工具和利益的成分。同时我们认为这种需要也反映出了现在村民在心理上的一种二元状态。这种前后功能的转变(两种功能在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只是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随时间而变得不同而已,或者村民们的动机和侧重点不同了),正好反映了这20多年陇东社会文化的变迁方向和变迁程度。在此,我们试用该观点对以上的事实作如下的分析。

由于在80年代初期,它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以前比没有太大的突破,单个家庭在面对很多困难时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克服。比如六月收麦子时,相距远的亲戚在此时由于地理区位的差异没有同时到收割的时间,所以可以通过劳动互助而解决生产困

难。这时,走亲戚就是个体互助的一种需要,就像陇东俗语说的“平时不维护人,忙了就叫不到人”。其次就是情感的需要也就是中国文化中的人情观念,相对现在,在20多年以前的过去,陇东对传统血缘的关系相当重视,家族观念浓厚,亲戚的多少和亲戚的地位是自己的一份潜在的社会力量。另外,和亲戚保持好关系,对姻亲等都是有好处的。礼物在这个时期主要是人情和道德的,但潜在地也包含了互惠的成分。

而对于现在走亲戚的过程和状况,我们说尽管也有情感和互惠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比原来少了许多,它主要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需要。一般情况下人们需要亲戚的地方不比以前多而是相反,和亲戚仍旧保持来往,是为了解决突入其来时意想不到的事情,而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需要哪个亲戚才能更好的帮自己解决是难以断定的,所以,和亲戚象征性地来往,以防以后用到时尴尬或者减少亲戚推辞的可能性。这时对亲戚的走动已经少了或者几乎没有原来人情和道德的动机,而是一种有用的社会关系的保持和稳定。有一个很能说明的例子是,如果某家人走集市或其他地方要经常路过另一个村庄,而另一个村庄恰好有自己的亲戚,所以这家亲戚通常被称为“挡路亲戚”,就是不走不行的亲戚。当地人的解释是:万一路过碰上亲戚会不好意思(可以窥见其中人情与面子的因素在里面),而且这种亲戚用的可能性大,所以一般要多走动才好。这种社会关系的需要造成了现在陇东人走亲戚时的二元心理,即不能不走,也不能和以往走亲戚一样首先是出于人情、面子和道德。所以在走亲戚时,人往往会这样思考,怎么去走,走的次数应该怎么控制,走时买什么样的礼物(这里的礼物是有等级分化的,礼物的贵贱是亲疏的指代)等等的问题。通常一般关系的亲戚在正常情况的走动中,人们在礼物的选买上是讲究外表包装而不顾实质,讲究少花钱而达到走访的目的。在礼物送达的过程上强烈地表现出一种近似循环的“流动”。就那些礼物在共同的亲戚圈或交叉的亲戚圈流动,最后让礼物“自生自灭”,当流动到某一家而觉得它再不能用于走亲戚之用是将其抛弃或毁灭。

之所以出现了与传统礼物流动不同的倾向和观念,我们对发生的原因作出如下的命题假设。它是整个乡村社会变迁的结果,是人的价值观念转型在礼物流动中的体现。礼物负载了人的观念,同时这个流动的过程又不断地强化了人的与传统不同的观念。原有的社会,与乡土农业对应的人情观念

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的变迁,它在很多领域是与以往有很大差异的,而且这种差异在不断的加深。传统的人际关系比如血缘亲属关系已经不是评判亲戚之间关系远近的主要标准,而代之以个体和家庭单位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并非血缘和亲属关系。近些年,社会的发展,打工等形式的社会流动,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现代传媒的大力影响,以及总体上经济水平的提高,等等一系列的因素都与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张力,所以,走亲戚过程中以往的人情、面子和道德等因素在弱化,但是,由于正处于社会和价值观的转型期,这样的价值观念还不能完全地摒弃,它们还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有用的一面。只是这种传统的观念在不断地被现在重利益和个体交情的社会关系观念代替,同样都包含有人情的、面子的、道德的成分,但意义已经不能等同了。我们很容易会发现这样的现象以说明:在一个村道上相遇的两代差距较大的人,他

们没有特殊关系一般很少会发生和往日一样以亲属称谓相互称道的问候,更多的是一语不发的各自前行。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城市里人的相遇场景。两者有一个共同的联系都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是与所在文化相适应的结果。而这个例子也正在说明一个问题即使乡村社会正走在变迁的路上。

## 五 结语

通过回忆地追记(尽管这样的方法不是人类学,民俗学田野志传统上最理想的方法,但已经失去的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记忆来恢复过去的存在)陇东村落社区走亲戚习俗中的“礼物流动”,我们看到了陇东社会文化的变迁,看到了现代陇东村落社区中人的价值观念和心里的二元张力。当然与此相对应,礼物流动中之所以出现本文所述的种种现象,也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完全意义上当地人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对它的一个假设性诠释,甚至是一种偏见,但终究是对这种“礼物流动”的一个探索性理论研究。

###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之所以对“家乡”的这种民俗现象作以追述性研究,是由于受后现代人类学对“田野”和“民族志”传统概念的反思的影响,就像,出于对这种反思的怀念笔者写作这篇文章。就像古塔·弗格森在《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一文中所说的:“‘田野’和‘家乡’之间的差异直接导致我们称作田野地点的‘纯正级序’。如果田野最好是一个‘非家乡’的地方,那么,越是‘非家乡’的地方就越适合作田野,也更‘像田野点’。所有的民族志研究就这样在‘田野’中进行,但一些‘田野’要比其他的更合适——尤其是那些富有异国情调的偏远、奇异的田野点。”(见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人类学定位》P18。)"一个‘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可能要比一个‘未受训练的’观察者‘看出’不同事物的观点,是指显而易见的事物;但是,训练能使某些事物显现出来的说法显然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即‘训练’可能会妨碍观察。如此强调‘经历’的学科却令人惊奇地一直对记忆不时地重塑‘经历’的说法极为反感。如果人类学家能够根据其20或30年前做博士论文时的田野调查资料‘写作’民族志的话,那么,‘当地人’为什么不能根据他们的生活‘写作’民族志呢?"(见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人类学定位》P39。)

[1]莫斯.论馈赠[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2]阎云翔.礼物的流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Gifts Coming and Going

——On the New Year "String of Relatives" folklore in East Gansu

CHENG Jian

(National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This essay means to find the changes of the gifts among relatives in the villages of East Gansu, as well as the changes of exchanging gifts, and to make an exploratory explanation of this folklore. Also, it manages to find the changes of the whole culture in East Gansu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Key words:** Gifts flowing; East Gansu; Village Community

(责任编辑:张俊之)